

吴语“壳张”词源辨正*

陈 源 源

“壳张”是个吴语词,主要通行于现代吴语区的上海、江苏苏州、无锡等地,主要意思有四:1) 动词,预料、料到;2) 动词,打算、准备;3) 动词,以为;4) 副词,也许。其中,预料、料到是“壳张”的常用义项,且多用于否定句、反问句中^①。关于“壳张”的得义之由,《清稗类钞》将其与“壳涨”结合起来分析,并指出“壳张”的“张”与“涨”音近^②,刘复则认为“壳账”可能是“估着”或“估账”之音转,从音转角度探求了“壳张”的得义缘由^③,但结论似乎都难以令人完全信服。本文在详细考察明清吴语文献中常用来表“料想”义的“壳张”“匡”的基础上,并结合吴语以二字反切一字的发现,发现“壳张”是“匡”的切语,与“涨”没有关系,也并非“估着”或“估账”的音转。

“壳张”在文献中还有“壳帐”“壳账”“可帐”“靠帐”“壳涨”等多种写法,目前所能见到的较早用例出现于清乾隆时期编成的戏曲集《缀白裘》,十一集卷二《杂剧·闹灯》:“(净)自然居去,壳帐住里过年了,介嘿咿就居来喏。”后来的吴语小说《何典》《海上花列传》等以及传教士的上海方言著作也有使用,如:

(1) 活鬼道“那时也不曾壳账这般灵验,不过趁嘴造了几句道‘倘然生了儿子,便把天尊来家做家堂菩

* 本研究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2YJC740009)、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10CGZY05YBQ)的资助。写作过程中得到诸多师友的帮助,匿名审稿专家和《中国语文》编辑部提出了十分宝贵的修改意见,谨此一并致谢!文中疏漏均由作者负责。

① “壳张”的四个义项可参看《汉语方言大词典》。又《上海地区方言调查研究》第三卷《分类词表》收有上海市区方言词“壳=张”“勿壳张”,“壳=张”[k^hoŋ⁵³⁻³ tsä⁵³⁻⁴⁴]“勿壳张”[vəŋ²⁻³ k^hoŋ⁵⁻⁵ tsä⁵³⁻²¹]分别是“以为”“未料到”的意思。依该书凡例,“壳张”两字是方言同音字。另,“壳张”在否定句、反问句中的用法见于吴歌,如长篇叙事吴歌《五姑娘》第一章《杨家门墙》:“勿壳张阿哥骂伊耽搁工夫,少做生活,拿个妹子拳打脚踢,打得五小阿妹皮肉开裂嚎啕哭。”注“勿壳张,料不到。与‘勿可帐’同。”(11页)词典也多有记载,《苏州方言词典》收录有“阿壳=张”“勿壳=张”两词,“壳张”两字右上角“=”符号表示是“同音代替”字。“阿壳张”[aŋ⁵⁵ koŋ⁵⁵ t^hsä⁵⁵⁻²¹]是反问词,意思是“谁知、哪知道”,且“‘壳张’本身不成词”(叶祥苓,1993:253)注音 koŋ⁵⁵、t^hsä 分别是 k^hoŋ⁵⁵、tsä 之误。“勿壳张”[fəŋ⁵⁵ k^hoŋ⁵⁵ tsä⁵⁵⁻²¹]是“没料到”的意思,“通常作句中插入语”(叶祥苓,1993:267)。

② 《清稗类钞·苏州方言》:“乌龟生发背。发背,疽也,龟生发背,其壳涨矣,谚有‘壳张’二字。张,音近‘涨’。壳张者,猜度也。”“壳张,猜得到也。勿壳张,猜不到也。”

③ “壳账”是“壳张”的另一种写法。1926年北新书局版《何典》第一回“壳账”刘复注“料到也。”1981年工商出版社版(依据1933年北新书局版《何典》)刘复注有异,“壳账,犹言预备,疑是‘估着’或‘估账’之音转。”

萨 就在三家村里起座鬼庙来供养。’”(《何典》一回)

- (2) 催命鬼原弗想替兄弟伸冤理枉,只壳账赶来打个撒花开顶,杀杀胜会,再诈些银钱用用。(同上,二回)
- (3) 黄翠凤当着王莲生,即向罗子富说道:“……替我看仔个好日子,十六写纸,十七调头,样式样才说好。耐说阿要快?就是我也勿可帐实概个容易。”④(《海上花列传》四八回)
- (4) 双珠道:“……请耐去问五少爷,该应那价样式。要讨未讨得去,勿讨未教五少爷自家搭双玉说仔声未,让俚做生意,阿对?”善卿道:“双玉倒勿靠帐俚花头大得野味。”(同上,五七回)
- (5) (云香)停了约有一杯茶的时候,方才渐渐的住了喘,回过面色来,向秋谷瞪了一眼,道:“谢谢耐格好作成,俚今朝头里向正有点发热,困也困哉,勿壳张耐来起花样,阿要诧异。”(《九尾龟》三回)
- (6) 宝玉趁势立起,笑道:“阿壳张奴会赢格,大人,捺停歇要拆点拨奴格呢。”(《九尾狐》十九回)
- (7) 那能伊什介能糟蹋阁下个,自我伊就勿敢碰个,若使碰起我来味,一把揪牢之,拨伊一个勿壳涨,让伊吃得苦头来,响亦响勿出。⑤(《土话指南》上卷《应对须知》)

例(1)“不曾壳账”就是“不曾想到”,例(2)“只壳账”意思是“只想着”,例(3)“勿可帐”、例(4)“勿靠帐”、例(5)“勿壳张”都是“没想到”的意思,例(6)“阿壳张”是“哪想到”的意思,例(7)“勿壳涨”也是“没想到”的意思,但在句子中做宾语。“壳张”一词在不同作者笔下有“壳账”“可帐”“靠帐”“壳涨”等写法,意思均可解释成“料到、想到”,用于肯定句、否定句或反问句中,但用在否定句中的情况较常见⑥。

根据这些写法在用字上的不同,我们可以推断:壳、靠、可在语音上应比较接近,帐、账、张、涨读音相近。《明清吴语词典》“靠帐”条认为“老上海话‘壳’的韵母开口度较大,和‘靠’发音接近”(2005:344)，“可帐”条认为“老上海话‘可’、‘壳’音近,声调不同”(2005:346)，“书中常用‘勿可张、勿靠张’，‘掙空’作‘拗空’，‘可、靠、拗’是根据松江话的发音,韵母是[ɔ]非入声。”(2005:828)这也有可能是不同方音的差异在文字上的反映。

可见,“壳张”是清代才开始使用的吴语词,民国方志⑦仍有记载,如民国十九年(1930)《嘉定县续志》:“壳账,俗言料到或预备也。”而且现代吴语区仍在使用的。那么,明代吴语常用什么词表示“料想”这一概念呢?

通过文献查考,我们发现明代吴语文献常用“匡”,《山歌》已见,卷六《咏物·风》:“姐道郎呀,我只道你飘扬心性吹得过,弗匡你一场云雨便成空。”⑧《醒世恒言》《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等文献也有用例,如:

④ 实概,代词,这样的意思。《吴方言词典》“壳帐”条引此证时误“快”为“好”、“实概”为“实梗”。《诗词曲小说语辞大典》“勿可帐”条也将“快”误作“好”。

⑤ 钱乃荣(2003:337)把“勿壳涨”归下句,断句为“勿壳涨让伊吃得苦头来,响亦响勿出”,意思是“不料让他吃到苦头,连话也说不出口。”有误。“勿壳涨”当属上句,“拨伊一个勿壳涨”就是“给他一个没想到”,所以后面说“让他吃苦头,说也说不出口”。

⑥ 《明清吴语词典》(2005:345)“壳张”条“〈动〉想(到),料(到);猜测,估计;打算。常用否定、疑问形式。”另外,“壳”和“壳张”的意思相同,也“常用否定形式”。

⑦ 本文所引方志材料均来自波多野太郎编(1969)《中国方志所录方言汇编》卷六。

⑧ 《山歌》中的“匡”一般用于否定句、反问句。其中,用在否定句中的情况较多,常与“弗”连用构成“弗匡”,意思是“没想到”。“匡”也可用于反问句中,与“嘞”连用构成“嘞匡”,卷三《私情四句·旧人》:“尔没要做子桑叶交秋弗采子我,嘞匡尔再是黄梅天日出弗长晴。”卷九《杂咏长歌·鞋子》:“到处游山玩景,弗会离个脚跟,我只道一生之事,嘞匡弗大长情。”“嘞匡”义为“哪想到”。

- (8) 有《挂枝儿》为证：“……你是个做经纪本分人儿，那匡你会温存，能软款，知心如意。料你不是个使性的，料你不是个薄情的。”（《醒世恒言》三卷）
- (9) 张郎与引姐回到家来，好生理怨道：“谁匡先上了自家坟，讨得此番发恼不打紧，连家私也夺去与引孙掌把了。这如何气得过？”（《拍案惊奇》三八卷）
- (10) 方氏大怒道：“你就匡我养不出，生起外心来了。我看自家晚间尽有精神，只怕还养得出来。你不要胡想。”（《二刻拍案惊奇》十卷）

例(8)“那匡”就是“哪想到”，例(9)“谁匡”就是“谁想到”，例(10)“匡”是“料想”的意思。“匡”也作“诩”“睚”“恇”，如：

- (11) 两人情投意合，亲爱无尽。也只诩妈妈就来，谁知到了天晚，还不见回。……转眼已是两三日，方得同了差人，来到自家门首。方妈妈心里道：“不诩一出门，担阁了这些时……。”（《二刻拍案惊奇》三五卷）
- (12) 那睚这季侍讲走进去，却写出一条纸来道：“十三日，灯市内拾金钗一只，失者说明来取。”（《型世言》十二回）
- (13) 有的是艳妆把着婴孩抱，睚是啥个路数介？为子犯了将军箭、百日关、流霞煞、白王关，常恇养勿大了，全仗着佛法无边领过了关。似乎说道过子关未，就易长易大了。（《三笑》三九回）

例(11)“只诩”就是“只想着”，“不诩”就是“没想到”，例(12)“那睚”意思是“哪想到”，例(13)“常恇”意思是“常想着”。“诩”“睚”“恇”都有“料、想”的意思，一般用于否定句、反问句中，与“匡”的意义用法一致，是同一个词的不同写法。

根据前文的考察，“壳张”“匡”两词意义用法一致，都有“料、想”的意思，可用于肯定句、否定句、反问句中。但两词使用时间有别，“壳张”较早用例见于清代并沿用至今，“匡”频现于明代吴语文献，“壳张”在清代替换了“匡”。我们推测“壳张”是“匡”的切语，这与古人常说的“切脚语”原理相同。宋洪迈《容斋三笔》卷十六“切脚语”条已专门记载了这种现象，“世人语音有以切脚而称者，亦间见之于书史中，如以蓬为勃笼，盘为勃阑，铎为突落，叵为不可，团为突栾，钲为丁宁，顶为滴颀，角为矻落，蒲为勃卢，精为即零，螳为突郎，诸为之乎，旁为步廊，茨为蒺藜，圈为屈挛，錡为骨露，窠为窟陀是也。”明清及民国文献对吴语中的这种现象有记载，如《西湖游览志余》卷二五《委巷丛谈》：“杭人有以二字反切一字以成声者，如以秀为鲫溜，以团为突栾，以精为鲫令，以俏为鲫跳，以孔为窟笼，以盘为勃兰，以铎为突落，以窠为窟陀，以圈为窟栾，以蒲为鹤卢。”又《越谚》卷中《器用》：“勃阑，筛米时用。即‘盘’字切脚，误为是名。”方志材料也有记录，如乾隆十二年（1747年）序刊本《吴江县志》：“又如以秀为鲫溜，以团为突栾，以精为鲫令，是以二字反切一字以成声者。凡此皆方言也。……谓睡声曰嗜涂。北人谓之打呼，吴人则曰打嗜涂。嗜涂二字疑即呼字之反切，如孔称窟咙，团称突栾之例耳。”又民国八年（1919年）排印本《太仓州志》：“其以翻切成字，如团为夺栾，孔为窟笼，盘为跋栾，精为即零，邨为秋根，呼为嗜涂之类。”

可见，历史上的吴方言以二字反切一字的情况很常见，这种切语词在吴方言中是比较流行的。一般情况下，前字与被切字声母相同，后字与被切字韵母相同或相近，开合口、声调一般保持一致。有时开合口、声调看似不一致，如以“秋根”切“村”，根是开口字，村是合口字，这是以开口字切合口字，但现在的吴语上海市区方言^⑨“村”读[tshən⁵³]（游汝杰，2013：25），“根”读

^⑨ 上海市区方言指的是上海市区中派方言，材料引自《上海地区方言调查研究》第一卷，下文上海、松江方言材料也引自此书。

[kəŋ⁵³] (游汝杰, 2013: 26), 根、村韵母声调一致; 又如“精”可用“即零”“鲫令”来切, “零”“令”二字现代上海市区方言读 [liŋ¹³], “精”读 [tɕiŋ⁵³] (游汝杰, 2013: 26), 声调不一致, 但两字连读时会发生变调, 后字调类受前字的影响出现中和, 单字本调的作用减弱。^⑩ 在实际语言使用中, 会出现以开口字切合口字的情况, “壳张”“壳账”“可帐”“靠帐”“壳涨”切“匡”就属这一类, “壳、可、靠、匡”都是古溪母字, “张”是古平声, “涨、帐、账”是古去声, 都是开口字, 这是以开口字切合口字。但由于前字“壳、可、靠”读如圆唇 [ɔ] 或 [o], 弥补了后字是开口这一不足。现在上海市区中派“匡”读 [k^huā⁵³] (游汝杰, 2013: 24), “壳”读 [k^hoʔ⁵] (游汝杰, 2013: 31), “张”读 [tsā⁵³], “涨、帐”读 [tsā³⁵] (游汝杰, 2013: 22), 松江新派“匡”读 [k^huā⁵³] (游汝杰, 2013: 60), “壳”读 [k^hɔʔ⁵] (游汝杰, 2013: 68), “张”读 [tsē⁵³], “涨、帐、账”读 [tsē³⁵] (游汝杰, 2013: 61), “张”与“匡”的声调相同, 壳读 [k^hɔʔ⁵] 或 [k^hoʔ⁵], 这可能也是现代吴语词典或著作在记录时选择“壳张”这种写法而不用其他写法的原因。

现代上海话仍有“打昏涂”之说, 意思就是“打呼噜”(钱乃荣等, 2007: 221), “昏涂”就是“呼”的切语。又苏州话有“壳龙”一词, 意思是“空”, 如“衣裳忒大则, 着勒海有点壳龙壳龙”意思是“衣裳太大了, 穿着有点空”(汪平, 2011: 254), “壳龙”就是“空”的切语。“壳张”也属这类切语词, 是“匡”的切语, “壳”“张”各自的意思与“壳张”这个词所表示的意思没有任何关系。正如王镛(2004: 90)所说, “如果误以为它是复合词, 硬要从词义构成上去寻找理据, 也必然陷入方枘圆凿望文生义的境地。”

参考文献

- 波多野太郎(编) 1968 《中国方志所录方言汇编》(卷六) (日本) 横滨市立大学。
陆阿妹等(口述) 张舫澜 马汉民 卢群(搜集整理) 1984 《五姑娘》, 江苏人民出版社。
钱乃荣 2003 《上海语言发展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
钱乃荣等 2007 《上海话大词典》, 上海辞书出版社。
石汝杰 宫田一郎(主编) 2005 《明清吴语词典》, 上海辞书出版社。
汪平 2011 《苏州方言研究》, 中华书局。
王贵元 叶桂刚(主编) 1993 《诗词曲小说语辞大典》, 群言出版社。
王镛 2004 《近代汉语词汇语法散论》, 商务印书馆。
吴连生等 1995 《吴方言词典》,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许宝华 宫田一郎(主编) 1999 《汉语方言大词典》, 中华书局。
叶祥苓(编纂) 1993 《苏州方言词典》, 江苏教育出版社。
游汝杰(主编) 2013 《上海地区方言调查研究》, 复旦大学出版社。

(陈源源 温州 温州大学人文学院 chenyuanyuan-13@163.com)

^⑩ 此处修改吸收了《中国语文》匿名审稿专家的意见, 谨此致谢。